

國風舞蹈

昨日，農曆二月初二，是中國民間俗稱「龍抬頭」的日子。當日，一場傳統文化展演活動在新疆烏魯木齊市397文化創意產業園舉行，舞龍舞獅、川劇變臉、國風舞蹈、漢服走秀等多個節目輪番登場。

市井萬象

中新社



鳥鳴如醉

總覺得鳥的叫聲和季節有關。冬日的鳥，叫得遠遠不夠勤快，也略顯乾癟或乾燥；春日裏，和煦東風吹醒的春河，鳥在枝上略微張口清一清嗓子，有暖暖的氣息在口腔流動，繼而開嗓，這聲音的溫軟，不像夏日那般凌厲料峭，溫軟有聲，似粒粒草籽吐芽衝出土壤的感覺。



如是我見 李丹崖

春陽大好，照在溪水中，遠遠一看，波光粼粼中透着閃亮的銀子。鳥兒們啜飲了溪澗的水，也吮吸了林間的清露，叫聲亦是明媚嘹亮的。鳥羽泛着光澤，一隻灰背伯勞的羽毛竟也有了別樣的光澤感，牠們在枝葉間俯衝，姿勢優雅。灰背伯勞是兇悍的，此刻的叫聲卻也溫柔，畢竟是春天了，春的氣息讓無數鳥類變得溫柔起來，鳥鳴溫軟，聽得人彷彿耳孔內裹着一條毯子，舒適愜意。

在山間幽居，住的是民宿，木窗櫺的陽光恰好，我泡了一杯茶在石頭壘成的院子裏。茶是新茶，盈盈冒着熱氣，回頭進屋取書的時候，一隻鳥飛到了茶桌上，伸頭去飲我泡的茶，似乎被燙了一下，再飲，似乎是適應了，三五口，就飛走了，叫聲飽滿，似有茶芽的肥碩氣韻在。我一眼認出，那是一隻竹雞，竟然不怕人，我全程沒有驅趕那隻偷嘴的竹雞，牠的叫聲癩癩的，尾聲拖曳得有些凌厲的氣息，卻不刺耳，亦可稱之為溫軟，全拜了眼下的春天所賜。

山光悅鳥性，山林間的春光如沐。周遭圍攏的是一圈茶園，山茶花開得恰好，香氣撲鼻，樣子也好看，小型的鳥類，喜在茶園裏穿梭。似乎越小隻的鳥雀越有靈氣，在茶園裏穿梭，似乎在深嗅山茶花的氣息，也深嗅一粒粒明前茶芽的清香。

閒暇時，鳥在枝上站成一排，這一串串鳥鳴，也很有意思。鳥鳴聲聲，似一個合唱團，或者把牠們理解成一個唱詩班。尤其是在雨後，鳥在樹枝上並排而立的幾率更大一些，牠們的嗓子濕潤如春壤，繃口一張，好似吐出一粒春芽，或是一朵開花。在這樣的情境下，鳥語花香，原來是一連串的意象片語，鳥鳴如花，婉婉之花，鳥鳴陣陣，人間多了另一座聲音的花園。

在粉牆黛瓦的皖南建築群中，看到一群燕子，飛入尋常百姓家，在馬頭牆上棲息張望。最喜看燕子身上的那團幽紫，所謂紫燕剪春，正是如此。燕子的叫聲似乎在吊着嗓子，銜了春泥的燕子，嘴巴裏有泥土的氣息，牠們的叫聲最接地氣，最通俗，最民間，也最讓人不走神，燕鳴成了人生活的一部分配樂，不喧賓奪主。

在吾鄉的陵西湖，草甸子上常有鳥在蹦躑，春光下，人鋪着墊子在草皮上休憩打牌喝酒，鳥就在不遠處，有一搭沒一搭的叫着，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鳥，在土裏翻找蟲子。很多情況下，我們認識的鳥雀總是有限，就像這個世界上我們認識的人那般。但這不妨礙我們觀世相、聽鳥鳴，春光裏，鳥鳴如醉，溫軟如詩，聽得人的注意力彷彿被黏滯了一般，好半天拔不出神來。



人生在線 杜紀英

梅花開放的春天，彷彿是大地在為新的一年夢想綻放，盎然香氣充斥着整個山谷，微風拂過，帶着一絲清新。梅花盛開的春日，映着藍天白雲，如同一幅優美的畫卷，讓人沉醉在夏日的幸福氣息中。

清晨，太陽剛剛升起，金燦燦的陽光透過樹梢，灑在梅花枝頭，一簇簇嬌艷欲滴的花朵在晨光中綻放，散發着淡淡的幽香。微風拂過，梅花在風中搖曳，婉轉嫵媚，那一抹淡淡的粉色，如同春天的精靈，舞動在枝頭，宛若一場靜謐的舞蹈。

走進梅花園，彷彿置身於一個童話世界。梅花樹下，鋪滿了潔白的花瓣，如同一層薄薄的白紗，輕盈飄逸，猶如夢境中的仙境。微風吹過，花瓣飄落，如同雪花般飄灑，緩緩落在地上，潔白如玉，猶如天上的星辰墜落人間。

梅花花瓣上還掛着晶瑩的露珠，閃爍着晶瑩剔透的光芒。露珠滾動在花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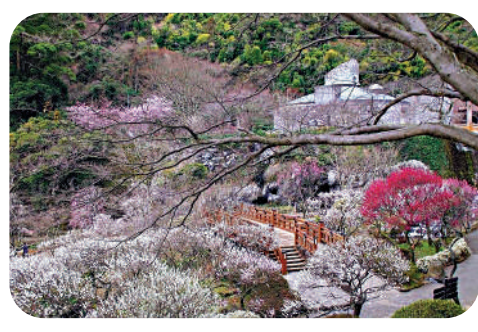
如同一顆顆明珠，晶瑩剔透，熠熠生輝。陽光照耀下，露珠閃爍着五彩斑斕的光芒，如同一顆顆珍珠，閃爍着迷人的光彩。

梅花枝頭，一隻隻蜜蜂忙碌地飛舞着，牠們忙着採蜜，來回穿梭在花叢間。蜜蜂的嗡嗡聲，伴隨着梅花的芳香，構成了一幅幸福美好的畫面。蜜蜂們的勤勞與梅花的綻放，交織成一幅和諧美麗的春日圖景。

梅花園中，不時傳來歡聲笑語，家長們帶着孩子們來賞花踏青，一家人圍坐在梅花樹下，野餐聊天，享受春日的美好時光。孩子們興致勃勃地追逐着蝴蝶，玩耍在花叢中，笑聲傳來，溫馨而動人。

不遠處，遠山蒼翠，雲淡風輕，彷彿是大自然為梅花開放而鋪就的舞台。高大的松柏林立於山腰，青翠欲滴，與梅花相映成趣。偶爾傳來松鼠的噠噠聲，穿梭在林間，增添了一份生機勃勃的氣息。

春天的梅花開放，是生命的盛宴，是大自然的饋贈，是美好與希望的象徵。梅花雖潔白如雪，但卻春意盎然，給人以力



▲走進梅花園，彷彿置身於一個童話世界。

量和前行的勇氣。在這個花開的季節，讓我們懷着一顆感恩之心，珍惜眼前的美好，感受生命的美麗。只有珍惜、包容和感恩，我們才能真正擁有幸福與快樂。

梅花開放的春天，是令人陶醉的時節，讓人心曠神怡，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與神奇。走在梅花園中，感受梅花的芬芳，聆聽蜜蜂的嗡嗡聲，感受生命的力量和芬芳。讓我們在這個春日裏，與梅花共舞，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感受生命的美好與神奇。願我們像梅花一樣，綻放自己的美麗，為世界增添一份色彩與溫情。

飲食男女

最終輯出版十集《食經》，成就香港飲食經典。

作為香港食評第一人，陳夢因開創香港報紙飲食專欄之先河。張大千盛讚陳氏「既能動口又能動手」，能他人所不能，「講起中國菜，夢因是難得的第一人。」《食經》以「食」為研究對象，卻以「經」為呈現方式。固是講菜式，更在於熟悉菜式的來龍去脈，以及菜式的精髓與奧義。陳夢因自言：自己不是講放幾匙油幾匙鹽，而是講為什麼放油放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實際上，當中許多著名菜式之介紹乃作者個人交遊採集而來，在烹飪原理、方法與技巧之外，陳氏更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名店名廚與飲食故事不乏記錄，從中可以窺見當時之食風與世情，因此愈顯彌足珍貴。

在《食經》自序中，陳夢因直言「食是藝術，是人生最重要的藝術」，他認為食的藝術是與生俱來的，如果連食都不大懂得，就未免虛負此生了。他更以自身職業為例現身說法，直指晚晚



熬夜的夜班校對，屬於特別勞形傷神的工作，如果飲食不得其方，健康就會大有問題，因而非常重視健康飲食，通過研究合理、美味、價廉而有助健康的飲食，「日積月累，到而今，夜夜還能和紅筆、漿糊做伴侶，大部分原因是食的知識的賜予。」

作為資深食家，陳夢因在字裏行間不時流露對合理飲食的訴求：「食的享受，不一定是錢人才有資格，而有錢人也不一定精懂食的藝術，食的享受；只要曉得所以然，熟諳烹製方法和運用技巧，也會吃得到較好，和價廉美味的享受。」綜觀《食經》，大宴小酌兼備，餐館家常皆有，名貴如鮑參翅肚，平凡如白菜豆腐，無不一視同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飲食男女之大慾，「節之則為易，乃近於人情也」的取態。

戲劇家胡春冰奉奧維德的《愛經》與陳夢因的《食經》為「愛讀書」和「必讀書」，視食色為兩個互相推動、互相增進的齒輪，並行不悖，相得益彰。他從母愛與哺乳、友情與飲酒等實例，引證由食到愛的過程，引用美國家庭問題專家有關烹調是最先也是最後的馴夫術武器的觀點，甚至聯想到《食經》與《大學》中修齊治平的關係，直指「由食到愛」將是《食經》最偉大的貢獻。

時隔七十載，有幸捧讀《食經》，聽老饕經驗之談，憶文人交往之誼，在行雲流水美文之間，尤感歷久彌新、口頰生香。為食，不僅是一種需要、一種習慣，更是一種藝術、一種情感。飲食男女，由食到愛，無論熱烈如火抑或溫柔似水，都是最撫凡心的人間煙火吧。

▲陳夢因著《食經》，成為香港飲食經典。

漁人曬魚網等雜活外，基本處於失業狀態。一九四六年夏天，經二伯介紹到香港西環士美菲路一間製香廠當推銷員，後因業務停頓，製香廠關閉，遂失業又當起了小販。一九四八年夏天到跑馬地黃泥涌道十一號（電車站旁）的一間製香廠做推銷、收賬、落貨等雜務，直到翌年秋天他離開香港。二十五歲之前的父親，與舊時代相輔轉，為討生活，四處奔波，時常因頓，難有作為。

一九四九年秋天，父親聞報得悉四野兩廣縱隊（該縱隊前身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招考，遂前往投考，順利成為交通員，並於當年冬至翌年春天參加兩廣縱隊在中山縣竹秀園組織的青幹班學習。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九月，在中山縣兩廣縱隊二團當工作隊員。

父親思想進步，早在一九四九年春就加入了「學餘聯誼社」，每月繳納一元港幣會費。該社成員主要有中小學生、店員、教員等，經常是在晚上舉辦活動，如「歌詠團教練各種解放歌曲，戲劇組排練各種進步話劇」，其他如「讀書會、舞蹈組、發動慰勞

解放軍和鼓勵青年回國參加各種革命工作等」。他痛恨日寇，恨不得將日寇殺個清光，「認識到國民黨的貪污、舞弊、腐化、無能，他們見到日寇便逃跑，見到人民便欺壓」。他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一個稍落後的農業國變為一個科學發達的工業國家」，「總之，就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統一的新中國。」他一九五一年九月寫下這些文字時，已在廣東省委調查部工作。從一九五〇年九月到一九五八年春，他一直在該機構工作。

父親小時乳名錫坤，初入私塾念書時，一位老八股先生按照姓氏輩分為他起名「豐和」。進入省委調查部工作後，父親一直化名郭平，直到一九五八年春下放省委農場勞動改造，即用回原名。一九六〇年秋他轉到省委直屬黨委機關公社繼續勞動。他認識到，「黨對幹部下放勞動鍛煉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培養一支經得起風險的革命隊伍。既鍛煉了幹部，也加強了工農業生產，並在群眾中起了移風易俗的好影響。」一九六一年四月他被調遣回到原籍潮陽，先後擔任不同

鄉鎮的供銷社或食品站負責人。以前曾聽大姐說過，父親因有複雜海外關係及難以說清的工作經歷，一九六八年他一度被關押並勒令退職，直到一九七四年平反復職，到縣裏的百貨公司工作，五年後離世。

每個人都是時代浪潮的一滴水。身處極端年代的芸芸眾生，難以獨善其身，面對風高浪急，往往進退失據，跌宕起伏，浮沉不定，令人慨嘆。

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父親離開香港恰好半世紀後，我來到香港工作。父親在世時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他曾經生活工作過的香港這塊「離土」，有朝一日會回歸祖國懷抱，且日益呈現欣欣向榮之姿。

時代列車全速前進，帶來前所未有的風景。要感恩、致敬這個時代！慶幸我們生逢其時，與時代緊緊相連，幸莫大焉！

相信在天上的父親母親大人，看到而今兒女及孫輩正過着他們原先所期盼的福暖四季的好日子，該是老懷甚慰的。

紀念父親

一直記得父親是一九二四年出生，今年是他的百歲冥誕。父親享年不永，只走過五十五個春秋，便撒手人寰，留下四女一兒。那年我十二歲，在讀小學四年級。隨着歲月流轉，對父親的印象已漸趨模糊，近日整理書櫃，翻出他生前留下的一些資料及薄薄幾頁的所謂「自傳」，才對他的生平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藉此因緣，寫點文字以誌紀念。

父親出生在廣東潮陽縣城一戶製香僱工家庭，上面有兩個哥哥和兩位姐姐。一九三一年春進一間私塾學堂念書，翌年轉入一間小學讀二年級，一九三五年起便輟學在家，幫助我的爺爺做些比較簡易的製香小活。一九四〇年春在大伯介紹之下，到香港西環卑路乍街一間製香廠當學徒；一九四一年秋見報刊招工，應聘到位於皇后大道中二二二號的天一圖書公司當店員，沒幹多久，便當起了小販，住在軒尼詩道四三六號二樓。估計是日寇佔領期間，生活艱苦，一九四二年冬天途經深圳步行回了老家潮陽。其間除因潮汕淪陷隨我爺爺走難惠陽、在濠濠埠幹些幫



人與事 郭亨斌